

法光教師系列之五：

訪張福成老師談藏文學習與藏傳佛教

／呂凱文採訪・整理

張福成老師簡介

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

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藏文教師

專長為藏語即席翻譯、西藏佛教歷史

問：老師當初怎麼會從哲學的領域跨到藏傳佛教的研究呢？

答：我當年在政治大學哲學系唸書時是以西洋哲學的領域為主，那時候考哲學研究所時候讀過一些佛學的書，覺得對佛學還蠻有興趣的，希望考上哲學研究所之後能研究西洋哲學或佛學，不過當時並未考上。後來我想到即使不能研究西洋哲學，那麼改讀佛學也不錯，於是改考政治大學的「邊政研究所」，希望能夠多涉略佛學領域，也因此而接觸到西藏的佛教。而當時的邊政研究所經教育部核准後，改名為現在的「民族研究所」。可以這麼說，我本來對佛教就有一點點興趣，但是沒有說一定要讀小乘、大乘或藏傳佛教。不過因為學了藏文以後，所接觸到的主要都是以藏傳佛教為主，其它佛教傳統就比較沒接觸，現在就專注在藏傳佛教研究上面。

問：如此說來，老師的藏文學習還是後來才開始的囉！

答：我是到研究所階段才開始研究藏文，因為那時候我們的民族研究所它分為五個組：一個是蒙古組、一個是西藏組、一個是新疆維吾爾組、一個是滿洲組、一個是台灣山地組。我是選擇西藏組，那時從一年級開始就要讀藏文，而我的藏文學習是從那時候開始。

問：西藏組研究的領域應該相當廣泛，老師怎麼會專門選擇西藏佛教研究呢？

答：一般而言，我那時候的邊政研究所在歷史研究的方面比較強一點，我們有好

幾屆的朋友都是研究西藏的歷史，當然研究西藏地理的也有，像是西藏與印度邊界的區分也是國際上很受到注意的一個話題。此外，很多外國人也研究西藏的古代歷史，所以西藏研究領域上，歷史或地理的研究是比較熱門的話題，反而當時在政大裡面研究佛教的人並不多。然而，我本來就對佛教研究有興趣，讀了藏文之後，覺得西藏佛教也蠻不錯的，就慢慢地比較偏向這個方面。

問：當時學習藏文的環境跟現在比較起來如何呢？

答：一般來講，當時的環境和現在比起來當然差很多。第一個從書來講，現在最有名的文法書是《實用藏文文法》，它是格桑居冕所寫的，雖然我們讀研究所的時候大陸已經出版這本書，可是因為政治的因素，我們不能跟大陸往來，也不能用大陸的書，更不能夠買賣，根本無法取得這本書。雖然那個時候大陸有書，可是當時要取得大陸書沒有那麼容易，沒有辦法拿到。好像直到我研究所畢業前後，這本書才慢慢沒有被嚴格地管制，而現在大家都在用了。所以那時候的文法書沒有那麼多，現在的文法書就很多了。

第二個是當時台灣沒有什麼西藏人，也沒什麼喇嘛活佛來台灣弘法。若你要自己進修或是跟他們來往以便練習你的語言能力，也沒有那麼方便。現在就太方便了，現在不要說我們這邊開藏文課或政大那邊開藏文課，現在很多佛學中心都開藏文課，你去那邊報名都還不用繳錢。現在學習藏文的環境跟以前的環境真是差很多，不僅如此，現在還有很多參考書都出版了。

現在如果專心學習與好好作規劃的話，可以學得比較快一點比較好一點。譬如說，我們都知道學英文可以學很通嘛！你只要到任何一家美語中心上課，配合他們所規劃的專業課程，就可以把英語學得很好，像這種補習班太多太多了，費用亦不高。現在如果你請喇嘛教一些口語會話與文法講解，或者是在佛學中心隨班上課，只要肯努力就可以學得非常好，沒有問題。

問：老師主要是放在藏傳佛教的哪個研究範圍呢？

答：我並沒有特別研究的項目，因為當時我的論文是處理藏傳佛教的歷史，特別是關於阿底峽對後來藏傳佛教的影響，至於其它的範圍，並沒有說特別深入地研究。

問：目前老師除了在法光佛研所兼課之外，還有沒有從事其它學術或譯註工作呢？

答：目前法光佛研所這邊的課是固定每個禮拜二的課，至於我的其它工作全部都是翻譯，幾乎每個月都超過三十場以上的翻譯。現在跟我以前讀書的時候不一

樣，以前也沒有這麼多的佛法中心，也沒有那麼多的活動，而現在藏傳佛教的活動就很多了，常常有一些活佛喇嘛來講課或者是辦法會，他們都需要翻譯，否則沒有人聽得懂。所以現在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譯，或是教學的翻譯。但是我現在翻譯的地方主要都是講課，以前有很多地方都是法會，那我就會跟負責人講，能夠請他們來好好地講課的話是比較好一點。很多道場都會接受我的建議，多排一些講解的課，不管是講解實修也好或是講解教理也好，比較不會再像從前一樣那種灌頂的法會。現在都是從頭講到尾，都是講課的。

問：目前這樣的即席藏語翻譯的人才在台灣多不多呢？

答：大致上目前經常活動的即席藏語翻譯的台灣人有五個。一個是我，一位是黃奕彥，他是我邊研所的學弟，目前專門在格魯派的宗喀巴佛學中心翻譯。另外有一位叫做曾慶忠，他是基隆人，專門在薩迦派道場翻譯。還有一位叫做張惠娟，也是專門在薩迦派道場翻譯。還有一位叫做傅綵堂的傅小姐，也是翻譯的還不錯。上面提到的這五個人是台灣人。另外，能夠即席翻譯的西藏人也有好幾位，大概是三位到四位左右。不過，翻譯的就沒有那麼好，因為中文沒有那麼熟練，他們有的在台灣已經待很久了，但是他們所學到的口語，用在平常的講話還可以，可是若用在翻譯佛學名詞方面，則有一些困難。

問：要怎麼樣才能夠成爲一個良好的即席翻譯人才呢？

答：其實我也不是翻譯得非常好，但是就我個人的經驗是這個樣子。這種即席翻譯是一種非常辛苦非常困難的工作，它綜合的因素太多了，很多因素也都是不知不覺就走上這條路，沒有說特別故意就是要這麼做。要具備的條件第一個當然就是語言能力，第二個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語言跟佛學的統合能力，其它一些大都是次要的，但是次要的因素也很多，譬如說你的即席反應就是一個因素。像有的時候，上師講到這個段落，裡面的意義很深奧，實在是聽不懂他在講什麼，那麼你在心裡要一邊思維，一邊繼續聽著他講下去，有時候他接著講下去的段落會把前面的意思作一個解釋或說明，這時你就可以理解前面內容的意義。所以說，一方面是語言的能力，一方面是佛學的基礎，一方面是即席反應。

尤其即席反應時，心要比較冷靜和專注一點。因為法會有時候會比較吵一點，很容易令人分心，如果很容易分心的話，有時候他講到尾巴，可是你卻把頭給忘記了怎麼辦，所以要很多條件綜合，沒有那麼容易的。

問：有沒有可能在即席翻譯時遇到困難而無法繼續下去的情況呢？這個時候該怎麼辦。

答：即席翻譯的困難當然是很多啦！剛剛提到的就是一個困難，譬如說他講到一個地方是比較深奧的，或是有些字彙是你不懂的，但是他一直在講，你又沒辦法插嘴，那你就耐心的聽，也許他到後面的時候會對前面做一個講解，這表示他知道這個地方是很困難的，會再回來做個講解，於是底下自然就會懂。另外一個方式就是這個時候心要冷靜，稍為等待一下，等到他終止的時候，你再問他這個是什麼意思，他會做一個講解，然後再繼續翻譯下去。萬一他已經講得很長，而且你也錯過發問的時間了，這個地方你還是不懂，那麼這個地方你就刪掉不要翻。假若他講了十句，我們只能翻出八句，那麼我們就翻出八句，不需要自作聰明翻成十五句。寧願正確，不要錯，寧願少，不要多。我的原則是這個樣子。

問：老師從完全不懂藏文到後來能朗朗上口溝通無礙，這之間應該下了不少努力，可否談談這一段歷程是怎麼走過來的。

答：這個我也不太知道，但是這個真的就是興趣啦！就像以前讀哲學系的時候，系裡面也是有人轉系轉得一塌糊塗，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轉系，因為我覺得哲學很有趣。後來讀藏文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，覺得很有趣，然後就一直讀。我可以說，差不多從我民國七十六年讀研究所以來到現在，幾乎沒有一天有斷過藏文的學習。每天都是讀藏文、講西藏話或是看藏文的書。其實都不想做，也還是會背背藏文單字，或翻翻藏文字典，總之這都是有關的，它是一種興趣。我想最主要就是要持續不斷，日積月累，哪怕是一點點一點點地累積，最後總是會學得很好。很多人沒有學好，這是因為他的興趣比較不能夠持續，很多人興趣都很強，但是都是一陣一陣，過了這一陣子之後，可能懶了就不想學。其實持續是很重要的，不需要太聰明，也不需要太努力，但是若能持續不斷，一個人若能這樣學，他應該可以學得很好。

問：對於初學藏文的人，老師有什麼樣的建議。

答：我的想法是剛剛所講的持續不斷，然後可以作一些變化或調整。譬如說現在學藏文，背背幾個單字，若覺得背單字枯燥無聊，可以翻翻字典看一看，裡面有很多故事，若覺得還是乏味，還是可以翻翻雜誌看一看。以前政大的環境蠻不錯，它有很多與西藏相關的雜誌，像《中國藏學》、《中國西藏》，往往裡面會有一些短篇故事，並且都會附上藏文單字，所以你看一看這些文章，就比較不會覺得那麼乏味，順便也把單字背一背，它會有很多變化的方式。

有很多變化的方式，就不會覺得學習是蠻枯燥的。還有一個更方便的是方

法，就是你可以找一個西藏人來聊聊天，比手劃腳讓學習的方法比較多元化一點，比較不會那麼枯燥乏味。換句話就是說，一方面持續不斷，一方面多換一些花樣讓學習不會這樣枯燥乏味，這樣可以讓興趣比較能夠持續下去，興趣能夠持續下去，一直一直不斷維持的話，不需要很高的智慧，應該都可以學得非常好。我的看法是這個樣子。

問：學習藏傳佛教的過程中，老師有沒有什麼樣的心得和體會可以和我们分享呢？

答：我自己是比較專注於藏傳佛教的學習，當然對於早期的佛教跟中期的佛教並不是很熟。我喜歡藏傳佛教的原因，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學習藏文，語言能夠溝通；另一方面，藏傳佛教裡面不管是經論的講解或是實修的次第也好，都講得比較清楚，比較能夠接受，比較不會有模擬兩可的部分。

藏傳佛教的遣詞造句往往界定得很清楚，比較不會有模糊的情形，而且對於一些實修上的問題與程序，比較能夠讓人瞭解，不會模模糊糊。就一個剛接觸的初學者而言，剛開始學習的時候，會覺得修行架構很清晰，比較不會讓人有彷徨迷惑的感覺，我想這個對於初學習的人而言，應當都是蠻適合的。

